

# 2020年度全球艺术市场报告 我们最需要知道什么?

□本杰明·萨顿 王雨檬 编译



2019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现场

在近期巴塞尔艺术基金会和瑞银集团联合发布的《全球艺术市场2020年度报告》中,经济学家克莱尔·麦克安德鲁指出:“2019年全球艺术品市场萎缩了5%,销售总额为641亿美元,和2018年674亿美元的销售总额相比减少了33亿美元。”

该数据似乎印证了观察员们的预测:一连串的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争端和政治动荡让市场趋于谨慎,大师级拍品的缺席更让2019年艺术市场成为表现不佳的一年。

全球三大艺术品市场美国、中国和英国都在2019年呈现颓势,中美贸易战和旷日持久的英国脱欧谈判等宏观经济和政治因素是主要诱因。地理政治因素也导致大师级拍品无法供应,致使2019年度的拍卖销售额与上年同比下降了17%,其中242亿美元的销售来自公开拍卖的美术作品、古董和装饰艺术品。

## 拍卖市场遭受打击

大师级作品的销售跌幅尤为严重,成交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拍品占2018年全年拍卖销售额的28%(按价值计算),而2019年仅占20%,与上年同比下降明显,这严重影响了2019年拍卖市场的销售总额。市场分析也表明2019年下半年拍卖销售额的下滑尤为明显。

克莱尔·麦克安德鲁认为:就价值而言,今年是高端拍品处在低谷的一年。“尽管市场产生了下滑,但考虑到这一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人们很难集中精神关注艺术品和古董,所以市场的表现算是不错了。”

2019年紧张的国际局势可能让部分潜在的买家和卖家推迟了交易计划,还有一部分人选择了私下交易。佳士得拍卖和富艺斯拍卖的私洽销售在2019年大幅增长。前者增幅为24%,达到8.11亿美元;后者增幅为34%,达到1.72亿美元。苏富比

拍卖的私洽销售保持稳定,约为10亿美元。

“2016年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况,当总体局势不明朗、焦虑严重时,人们要么会持币观望,要么选择他们认为相对安全的方式交易,尤其是在高端市场。”克莱尔·麦克安德鲁说。

## 画廊增长不均衡

藏家寻求更安全的交易方式,不仅意味着拍卖行私洽业务的增长,也意味着画廊交易量可以保持稳定。2019年全球画廊的销售额比上年同比增长2%,总计368亿美元,为同年全球艺术市场贡献了58%销售份额。

不同规模的画廊销售额增长情况不同:涨幅最显著的是年营业额在25万至50万美元之间的画廊以及年营业额超过3000万美元的画廊,两者总成交量的涨幅分别飙升至17%和16%;然而,年营业额在50万美元至100万美元之间的画廊2019年的总成交量则下降了9%。

百万美元级的高价作品带动了画廊交易额。据统计,与2018年相比,百万美元以上的作品仅占全部画廊作品数量的2%,但贡献了42%的销售额。而5万美元以下的作品虽然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达到全部画廊作品数量的84%,但仅仅贡献了27%的销售额。

## 大画廊技高一筹

艺博会的相关数据也表明了年营业额高的大画廊与小画廊之间的竞争。2019年,销售总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画廊参加艺博会的平均次数为8次,是所有画廊平均次数的两倍,在艺博会上的销售额也占其年营业额的47%。但是,对于年营业额低于50万美元的画廊而言,艺博会的销售仅占其年营业额的30%,参加艺博会获得的收入可能不足以弥补其巨大的参展成本和后

勤成本。据统计,2019年艺术品经销商为参展各大艺博会花费的成本高达46亿美元。

克莱尔·麦克安德鲁说:“参展的成本趋于同步上升,但销售额却被大画廊瓜分了。我理解小画廊的处境,他们在艺博会上尽心尽力,希望通过艺博会在国际上立足,这的确是个问题。”

报告新增了一项具有启发意义的新标准,准确地衡量了艺博会期间各画廊实际发生的销售额,这些数据有助于解释大型画廊如何做到在艺博会上大卖——其中许多大型画廊都雇佣了专门的人来维护收藏家关系和运作艺博会事务。

在艺博会前夕将当红艺术家的作品清单分发给顶级收藏家的做法已成为画廊的操作惯例,因此,VIP预览日时有些作品就已经售出了。据参展商反馈,15%的交易额是在艺博会开幕前完成的,另有21%的交易额在闭幕后完成。尽管如此,大多数交易额实际上还是在艺博会期间发生的。

克莱尔·麦克安德鲁说:“参加艺博会更多是为了营造一种气氛,比如限时销售或是制造买家之间的竞争。现在的艺博会会有很多各个级别的VIP买家,他们都是早于艺博会接触到作品。”

## 线上销售新藏家贡献突出

不管是在“之前”“之间”还是“之后”,艺博会一直是画廊与已有藏家之间进行交易的有效方式。针对潜在客户,该报告发现在线销售是经销商挖掘潜在买家的强大机制。据克莱尔·麦克安德鲁分析(部分数据参考Arty提供的数据),艺术品经销商37%的销售来自合作过1至5年的藏家,34%则来自新客户。同时,在拥有线上销售业务的艺术品经销商中,57%的线上销售收入来自新藏家。尽管线上销售似乎正在吸引新的藏家,但他们的总数在2019年下降了2%,为整个艺术品市场贡献了9%的市场份额,达到59亿美

元,比市场整体下滑的态势略好。上述数据均落后于整体零售市场,2019年,有14%的艺术品销售产生于线上,但线上销售收入仅占2019年艺术品经销商销售总数的5%,其中有3%来自画廊官网或自建的电商渠道,2%来自于第三方平台。

克莱尔·麦克安德鲁说:“去年,艺术品市场受到很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关税、影响商品流通的贸易保护条例、可持续性等等这些因素,现在又面临着新冠病毒的考验,它会对在线销售产生很大影响吗?还是整个市场在一段时间内都会被压制?”

尽管像高古轩或卓纳这样的画廊都在通过在线浏览积极开展线上业务,但并没有为2019年在线艺术品的销售带来显著增长。该报告发现,在线拍卖对于较小的画廊而言意义更加重大,在年销售额百万美元以下的小型画廊中,线上销售收入贡献了12%的份额,而对年销售额在千万美元以上的画廊来说,线上销售收入仅占1%。

## 千禧一代:最活跃的买家和卖家

克莱尔·麦克安德鲁发现,在线购买乃至整体购买的最可靠的指标是年龄:92%的“千禧一代”(指出生于20世纪末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的一代人)收藏家表示在线购买过艺术品。在对1300多个高净值藏家进行调查后,她发现,“千禧一代”是最活跃的收藏群体,近两年他们花费在艺术品和其他藏品上的平均支出达到300万美元。报告还显示,全球49%的藏家都是“千禧一代”。

“千禧一代”藏家也是最活跃的卖家群体,有71%的“千禧一代”藏家表示愿意转售藏品,而婴儿潮一代藏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愿意这样做。该报告还显示“千禧一代”藏家基本上周转频繁,从收藏作品到出手作品的平均周期只有4年。

“当被问到购买动机时,他们每个人都会说出对于艺术的热衷,但是当你们观察他们的购买行为时,他们换手得很快,保持一定的库存,也有一些长期持有的艺术品。这看上去更像是财务行为,而非对艺术的热衷。”克莱尔·麦克安德鲁说。

## 展望新的十年

新的10年即将到来,人们曾对2020年的市场反弹抱以乐观态度,尤其是当唐纳德·马龙和麦洛夫妇两件重量级藏品进入二级市场时。但是当前的疫情使曾经的期望变得更加黯淡,导致一些展览会取消(最著名的是香港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及其附属展会Art Central),延期或变更场地。艺术品行业的销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闭空间内聚集的人群,这令行业内普遍存在不安情绪。

克莱尔·麦克安德鲁表示:“疫情一定会产生影响,没有迹象表明它不会产生影响,但我确实认为今年的市场表现取决于疫情的持续时间。疫情过后,人们很快就会回来的,现在的市场很多样。2009年的金融危机让整体经济直到2010年才恢复元气,艺术市场那时经历了同样的低靡,但并没有花10年的时间去恢复。”

# 接引最珍贵的湖湘地气

□叶梦

那些大雪覆盖着的草垛、茅屋,那些凝固在冬夜里的一种寂寥,绵厚的白雪的下面,我感到了土地的温度。那种潜伏在土地里的给万物生长的一种温度。(故乡流进一条河)里的雪,给我的是一种温暖,一种被白雪覆盖着的热烈。

艺术家善于在他的画中营造一种气氛,《朝天辣》是一幅瑶家妇女收割辣椒的场面,那些在风中摇曳的辣椒树,和瑶家妇女的衣褶一起起舞,一种熏人的热烈,不可抑制地喷出了画面,那种成熟的焦脆香味在风中弥漫。色彩是凝重的,带有浓郁的楚地符号暗示,让我又想起西汉墓里出土的器物的调子。《晚炊》里的那一个吊在树上的铁炉锅,被火光刻画出清晰的轮廓,农妇怀抱孩子在拨火。暗夜的树林被火光镀亮了一角,火舌飞舞,娃娃在妈妈怀里喂奶,火的暖调子熔化了暗夜的凝重。这个时候的火光就像是一个冬揣在怀里的滚烫的烤红薯,实实在在地温暖着我们的身体。

读他的《洞庭吟》,内心会有一种温暖,一种本土文化的温暖。它唤醒我深藏于内心无法言说的视觉记忆。《洞庭吟》给我的印象很特别,金色的线条在夜空里编织出背景,泊在湖心的渔船轮廓,月光的倒影,船上的穿白衣的老渔都用工笔细细地勾勒,整个画面就像用线条在演奏一首金色的交响乐,线在这里是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发出金属的脆响,有恢弘的气势。《山月无声》里的那个巨大的筒车和飞舞的植物都在月光下歌唱。让一切动起来、唱起来,无声的山月变成了有声的吟唱。最近意外看到他始于大学四年级的少作《阳春三月》,这是一幅未见于世的工笔画力作,俯视的角度,春天的油菜花地与待播的秧田一角,胖乎乎的婴儿酣睡在竹质坐篮里,油菜花开得正欢,浓烈春天的气氛和新生命的喜悦,让人感觉无与伦比的愉悦。

近年来的工笔长卷《拜访敦煌》也是朱训德工笔画的重要作品,敦煌是他心中的艺术圣地,他认为,敦煌是艺术时空的高峰,民族智慧的结晶,敦煌代表了中国人心态最好的时期的艺术。表达敦煌一直是艺术家的心结。《拜访敦煌》是其用画面结构的一个故事长卷,空间缥缈缥缈,无涯无际。黑暗洞窟里的飞天在朗朗乾坤下复活,或隐或现于山水之间,成为山水大舞台背景,与画面建构的叙事人物融为一体。显然,他的传统工笔的语言已经到了一种高度。尽管是熟悉的敦煌,熟悉的



瑞雪 朱训德作

古人,画面是全新的,朱训德把故事新编为大舞台场景剧。敦煌元素信手拈来,色彩构图颇具匠心,一卷徐徐展开,画面节奏若行云流水。艺术家对于生活有一种执著的爱,在他的笔下,万物都有了生命,有了一种飞扬的灵动,他的工笔脱去了传统工笔的板滞和静止,赋予了作品以音乐的旋律,有一种鲜活的气韵和勃勃的生机,表现了自然与人的和谐,一种生命的律动。

朱训德的系列意象彩墨“人文时空系列”,是从具象的工笔画切换到意象水墨的一个转折,把人化成山的脉络,重新构建审美样式,对于他来说是一次颇具意义的探索。最让我吃惊的是水墨长卷“问道潇湘”,50米长卷,有点惊悚感。艺术家大幅度超越了传统视觉的习惯,山水与人融合在一起,与个人的人格修养融为一体。我猜他在创作此画时一定是激情汹涌,惟有宣泄胸中的澎湃意象,才能够平息内心的波澜。

曾经不止一次地听朱训德谈起潇湘美学、潇湘哲学,谈起周敦颐、王船山对于他的影响……他就是要把这种灵性与浪漫传承发扬的湖湘子弟。长卷从“潇湘烟云”画起,一直画到“湘江北去”与“岳麓书院”。长卷有一种气息,这气息极具感染力,立即把我深深地吸引了。长卷很像一卷古琴曲,若在寂静的月夜之山顶演奏,空旷辽远、水流云动,气韵贯通始终。场景之流转、笔墨之变化都在黑白灰的水墨韵律之中悄然洩开。徐徐展开的画面,很像在飞行器上空瞰一条漫长的江流,山影层层叠叠,人物鸟兽若隐若现,亭台楼阁缥缈可见,渡口、船只、沙洲、稻田、劳作的农人……有冬夜看皮影戏的感觉。纷繁的具象被抽离,意象化为淡淡的水墨。时空被压缩在水墨的层次里。仿佛这一切都发生在朦胧的月夜,抑或是水雾迷蒙早春的清晨。

《问道潇湘》创作期间,有国内外的艺术家同行给予很高的评价。看到水墨长卷,我才真正体会到,中国水墨画的厉害,不拘于物象,而是取其气韵,不外于物又不粘滞于物,物象、笔墨与人“纯化”为一体。长卷里,我看不到一笔是“工”,全是放松的“意写”,看不到一笔是在玩笔墨技术,也看不到艺术家过去作品的痕迹。传统的山水画表现技法在这里全部隐退在气韵化境里,意在心中,意在笔先,气韵一以贯之。他正在创作中的《书院系列》,承接《问道潇湘》的血脉,艺术家说:“心中一直在期待漫天飞舞的瑞雪。在期待中,我着手了书院院长卷的创作。我用中国的墨,中国的宣纸和永恒的毛笔来思考。融融瑞雪飘拂在山野、院宇、讲堂、书楼之间,恍若再世,似有余温,更是新梦。文化人的精神,文化人的责任担当,我们要细心呵护住人文的火种,成就我们中国人明净、温厚、宽广、坚韧、优美的心灵。千年文脉,温静如玉,如沐天恩。”我想,作为一个艺术家,首先要安顿好自己的灵魂,坚守自己的一块心灵的领地,这才是最重要的。

# 从平凡的景象中发现和创造美

□刘树元

摄影的本质是记录,又是主体审美的表现。胡国旭的摄影作品主要是建筑题材和极地生态两个方面。这源自于他对这个领域的熟悉和热爱。他在现实的沃土上默默耕耘,艰难地跋涉,这些凝聚着“光”的味道,由“境”而“象”,主体性凸显,加之摄影技术上的精良,摄影技巧上的娴熟,不断提升他摄影艺术作品的价值和品质。

在谈论胡国旭的摄影作品时,我们往往首先会想到他的那些深刻体验和感受社会现实的作品。摄影作品集《极地之极》(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9年8月版)的出版,是他为了追求摄影艺术,去那些艰苦的环境,捕捉极个别人的真实感受的结果。他对朝思暮想的南北极地极的记录,不是为了炫耀一种获得,而是在艰苦的行程中,呼唤找回对自然的关怀和敬畏,留下众多富于生命的回忆。他心中有大爱,视野开阔,取景独特,艺术地再现了南北极地的生态环境,让这个地球、自然与社会在镜头下更加宁静和谐美好起来。

白雪皑皑、冰川脉脉的极地的神奇,世界尽头及遥远的冰山仙境深深地吸引着拍摄者。《维克——冰岛共和国》《斯奈山半岛——冰岛》等作品就传达着苍穹下寂寥之中的生动优雅。他也通过极地美丽的自然和那些可爱无比、亲近人类的动物,去追求丰富的形象和意境。《斯瓦尔巴群岛——北极》《南乔治亚群岛——南极》《马尔维纳斯——南极》等作品,在表现对大自然和动物世界的热爱的同时,也有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and 历史担当,传达出更多观照社会现实和当下时代的思考。胡国旭的摄影不仅是在做简单的记录,而是“及物”的。作品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做了间接的深刻批判,热情呼唤保护人类栖息的自然资源。

艺术的本质当然要拒绝平庸。当他将镜头对准身边熟悉又体积庞大的建筑,他的建筑摄影又显出了别样的光彩,凝聚成多元文化碰撞与反思的结晶,建筑体成为超然的生命形式。他努力寻找摄影作品与欣赏大众的理解与交流之路,总是以独特的艺术表现视角,自然贴切地使之与现实生活交相辉映。他的摄影身临其境,近在咫尺,艺术家眼中那建筑的一砖一瓦,一门一窗,钢筋混凝土,还有基层土地上的建设者,都具有触及灵魂的美感与神韵。

《建筑构成系列》是作者对建筑的创造性思考,拍摄者巧妙地运用线条和光影,构成了一个奇妙的形式艺术世界。《建筑构成之14》直观看是竖线的,细看才晓得周遭高楼的林立,这里巧妙地运用了前景的遮挡,视觉上更有冲击力。这种复杂中的简洁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现代空间处理,其与瑞士建筑学家雷·柯比兹耶拒绝装饰的空间理论是不谋而合的,充满了各种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可能性,留下了飞速发展的建筑业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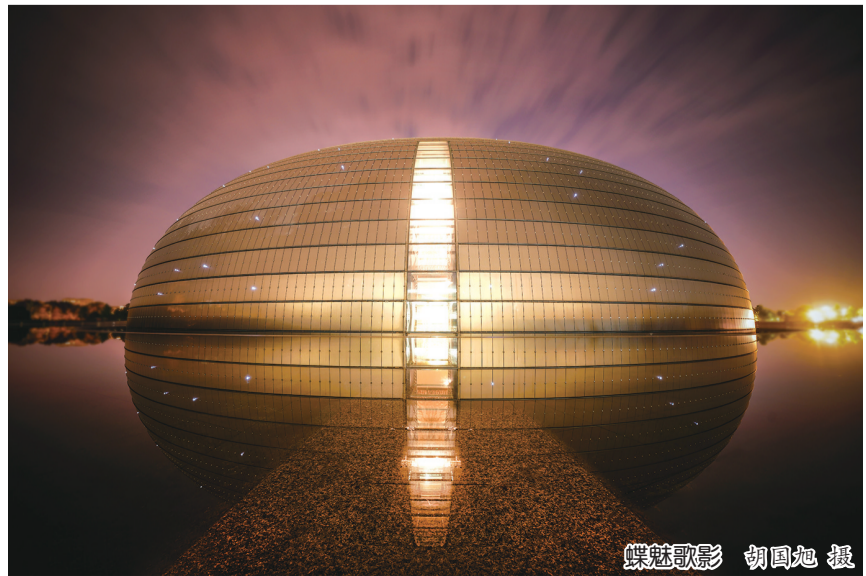
除了身边的建筑,他又走向心神向往的著名建筑品

景点。《漩涡之眼——上海》巧妙地借用了建筑的造型特征,让我们看到快速旋转、纷繁复杂的社会状态。《蝶魅歌影——北京》镜头里的鸟巢,已经不再是空无一物的实体,鸟巢画面充满了生机。《多眼世界——香港》这组建筑摄影题材正是时代社会生活与精神的真实写照。而作品《不见方圆》中,鼓的意象居于画幅的中心,在建筑现代感中加进了中国古典文化元素,形式感突出,中国映像被处理得十分得体。

胡国旭摄影艺术的目的是要学习以为常的事物变得陌生,以唤起人们的注意,恢复人的知觉与感官的丰富性。他看到了这个世界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但怎么捕捉这个世界的瞬间?毫无疑问,他清楚现实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某些局限性。于是他的作品不再简单地去写实,而是尽量呈现充满超俗意味的现代感、陌生化艺术形式感,作品的表达离梦想更近。他想把在建筑中发现的美拍出意境,拍出超现实的味道,拍出惊艳的效果。《建筑构成系列》那看似沉默的风景,在现代意识与时代精神融合之中,经适度变形、扭曲、夸张等现代艺术手法,极富艺术的张力。

胡国旭是一位特别富有创造力和艺术个性的摄影家,是一位具有思想的纯度与深度的摄影家。他知晓,切近的现实生活加上思考的心灵,必然会给摄影作品带来重量。所以,他以纯净的内心去创造艺术。在30多年的建筑与摄影生涯中,胡国旭一直用建筑支撑摄影,用摄影点亮心灵。他的摄影艺术与他从事的事业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就是个充满热情、充满奋斗与执著追求精神的人,作品成就了摄影家诗意的生活。他善于从平凡又普通的景象中创造美,从粗糙的建筑中发现其所体现的美感,并在整体的景象中发现局部的美,从杂乱的环境中提炼出单纯的美质。

匈牙利作家瑟尔伯·昂托曾经说过:“我们生命的路径都在写自己内心。”胡国旭的摄影作品正是始终秉持着自己真实内心的逻辑,在“甜味”盛行的摄影圈做一个不怕落莫的、勤于发现的人。面对建筑体量的现实,他善于在纪实中进行形式的提炼与虚构,使作品在坚硬的建筑体中呈现着艺术的美感。他的艺术初心,就是要求镜头焦点对准人,讲述人的重要意义。



蝶魅歌影 胡国旭摄